

石頭的願望

4D 汪博潤

我是何時誕生的呢？這太漫長了，我無從憶起。從模糊的記憶，我只知道我誕生那天，有人在我耳邊，小聲地說：你是山的孩子。

我似乎在山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每天，我都從保衛自己的黃土層中吸收養份，又使用山邊自然流下的泉水沖洗身體。我感受的是，我在一天天強壯起來。

有一天，我看著自己已佔據了半個山峰的身體，那裸露在黃土和植被外的硬朗線條。我看了看我身旁那些低矮，瘦小的兄弟們。我知道，以我的能力，我不能簡單的呆在這裡了。

天下起了大雨，我趁此機會，盡力地搖晃自己。一陣猛烈的轟鳴聲中，我掙脫了山石的束縛和懷抱，向山下滾去。

在滾動期間，我並沒有擔心自己將會到哪裡，也不會為自己未來感到擔憂，我似乎相信，以我強健的身體，什麼事都能做到最好。

就這樣，我最終滾落至一個大的採石場，夜晚早已來臨，沒人知道我在這裡。

我等啊等，當清晨的日光灑在我身上時，一群身穿布衣，手執鏟、錘等工具的人發現了我。

他們好像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討論，之後就有很多人來到我身邊。他們用皮帶和繩索將我改變角度，又用圓木將我滾到一條停有大木船的河邊。我被吃力地推上船，運往未知的遠方。我在這趟不算長的路程中睡了一覺。

待我醒來，我已身處一個堆滿石塊，泥土，竹把和木板的工地，幾個人拿著墨線在我身上鉤畫著，又對我指指點點。

我的目光越過他們，看著其身後，好多人在堆砌著什麼，哦！原來他們在建造一座城堡。

我被人切割，打磨，幸好因為我身體龐大，才沒有落得被人分解為小塊磚石的命運。

我被放在新建城堡的外牆，作為主城牆的基石。

我的工作似乎很簡單，只需要待在原地不動，整天睡覺就可以了。但事實上，每隔一段不長的時間，就會有一大批帶著攻城器械，態度並不友善的人，前來攻打城堡。

修築於我身上的箭塔和土牆，每當被人攻打時，都會被人用石彈打至粉碎；我卻總是憑藉自己身體的堅硬和強壯，毫髮無損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在我身上加建過的建築難以計算，立於城門之上的徽記和旗幟也是換了又換。我感覺我老了。

不知是那時起，我身上開始出現裂縫，開始時只是細密的小縫，一條，兩條。之後就一片一片的接連出現；有人發現了我受傷了，就用泥漿和新的石條為我修補，如此又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。

新來的人們已不用古舊的投石機了。他們拖著沉重的金屬筒一聽我的新主人說，那是「火炮」—那惡魔般的武器每一次轟鳴，我都會失去一塊和我一齊存在

許久的身體部分。我快要死了嗎？

新的領主似乎不願接受事實，他在我的腰部開始加建小型的稜角，我被加厚，這樣便可以略微抵抗火炮的攻擊。

一天，是哪一天呢？我發現離我不遠的那座巨大的城門被拆卸掉了。一隊又一對的人踏著整齊方步越過那缺口，走進城中。

我好久沒看到帶著敵意的人們來這了，只要有一些特定的日子，人們都會在我身上掛上燈飾，我的上層建築早已被完全拆卸，只餘我一個，孤單矗立在原地——他們常在我身邊跳舞、嬉鬧。往日緊張，充滿硝煙的日子已經過去了。

夜深時，我常回憶自己年青時的努力工作，中年時的落後和不甘，當然，也會想起小時候，被土和山懷抱的日子。

我想回去，我現在的願望是回到山裡。

是天聽到了我的祈禱吧。一場大洪水，將我沖走。

我順著水勢，飄啊飄，飄過了大河，飄過了我當年被人發現的採石場，飄回了山邊。

啊，我隱約看見了我曾經待過的山峰。

是這裡，還是那裡？

怎麼好像不見了呢？